

《今古传奇》畅销作品精选丛书

叶大春 阿 章 黄志远 东方明著

惊天旧案

山东文艺出版社



山东文艺出版社



《今古传奇》为“中国最大的通俗文学名刊”，在读者中享有较高的声誉。本书以名家名篇为基础，选取多部深受读者欢迎的畅销书，本书包括《一九三三：松城劫案》、《上海滩狼烟起》、《英雄本色》三部作品，描写了中国现代史上几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事件，以翔实的史料，生动的笔触再现了历史场景，情节紧张，悬念迭起，写出了英雄好汉可歌可泣的传奇命运。

叶大春 阿 章 黄志远 东方明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惊天旧案/叶大春, 阿章, 黄志远, 东方明著.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2.9

(《今古传奇》畅销作品精选丛书)

ISBN 7-5329-2024-0

I. 惊… II. ①叶… ②阿… ③黄… ④东… III. 传记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7579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 版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发 行 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莱芜市圣龙印务书刊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10.25 插页/2 千字/252
印 数 1—10000
定 价 15.50 元

目 录

一九二三:临城劫车案	叶大春(1)
上海滩禁舞案	阿章 黄志远(137)
北站刺宋	东方明(254)

一九二三：临城劫车案

叶大春

啸聚山林做出了震惊世界的大案。活命与官欲，竟与北洋政府讨价还价。豺狼当道，安问狐狸？沧桑影事，千古奇闻！

一、凶兆

1923年5月6日零时——2时50分

津浦铁路徐州——临城间

美国记者鲍惠尔的右眼皮莫名其妙地狂跳起来……

“左跳财，右跳灾。”这句谚语，鲍惠尔早就从中国乡下老百姓口里弄懂了。

鲍惠尔心里不禁格登一跳：凶兆！

别人不信，他信！

这种跳眼征兆他曾有过两次可怕的应验：一次是在纽约机场大厅里，突然右眼狂跳，他感到晦气，准备去美国西部荒原游览考察的那点兴致倏地化为乌有，便怏怏地退了飞机票，钻进酒吧喝了半宿闷酒，踉踉跄跄地摸回住宿，漫不经心地拧开收音机，

他大惊失色：那次退票的航班飞机不幸遭雷击坠入密西西比河。另一次是在上海某军阀官邸的宴会上，他的右眼突然痉挛了两下，当时有位年轻漂亮的白俄贵夫人正朝他频举酒盏暗送秋波，他犹豫片刻，还是惶惑地告辞了。第二天报纸上赫然登载了那次宴会发生爆炸的暗杀事件，那位风流妩媚的白俄贵夫人在醉生梦死中糊里糊涂送了命，五马分尸似的炸碎成几截肉坨，惨不忍睹。

也许是巧合，也许是特异功能，也许是冥冥中的上帝在庇护吧！

鲍惠尔也估摸不透。

鲍惠尔约摸三十四五岁，身材魁梧、强壮，脸上的线条刚健，轮廓分明，希腊式的额角和鼻子显得很高雅，蓝得发黑的眼睛深邃而清澈，凝聚着熠熠的光彩，天生卷曲的淡黄色头发潇洒地垂披着，尤其那两撇髭须金黄、浓密，颇具一种不可抵抗的诱惑力。从外表看，鲍惠尔不太像舞文弄墨的记者，倒挺像佩剑挎枪的军人或闯荡江湖的侠客。

鲍惠尔在中国呆了七年多，泡成了地道的中国通。他有这样天才的素质：冷不丁地钻到贫民窟一隅或山旮旯里的茅舍中，操着土语俚言与中国老百姓聊天儿。最叫绝的是，他竟啃完了中国最难读懂的怪书——《周易》，同时对民间流传的占卜、摆卦、测字、相面、爻辞、扶乩等兴趣极浓。偶尔，他心血来潮也卖弄几下，或随手拿过火柴梗剔牙签什么的摆卦测吉凶，或神秘诡谲地拽过人家的手看相算命……

刚才，鲍惠尔给同车厢的法国佬裴雨松看过手相。不过，鲍惠尔这次没看灵，犯了忌：他说裴雨松的爱情婚姻线紊乱，至少与三个女人如胶似漆如痴如醉地纠缠在一起。裴雨松陡地变了脸……

裴雨松生于法国戛纳。这座当时并不出名的小城，竟在二十

多年后变成了蜚声国际的电影城。裴雨松出身卑微，父亲是棕榈园的管家，母亲则当了大半辈子女仆厨娘。因此，他不能像那些有钱有势人家的孩子那样逃避掉兵役，在后方暖巢里寻欢作乐，十七岁就被卷入战争漩涡，在枪林弹雨血河尸山中闯荡了七年。他在著名的凡尔登战役中负了重伤，后脑勺被炮弹片削去一大块，被战友从尸堆里扒了出来，至今后脑勺还残留着一小块炮弹片无法动手术，一到阴雨天就隐隐作痛。战后，他获得一枚法兰西勇敢骑士勋章。凭着这勋章，他结识了橡胶园主的女儿丹妮。丹妮一见钟情，像崇拜拿破仑一世那样崇拜他，爱得水深火热。但是，橡胶园主从中作梗，不愿爱女嫁给一个穷光蛋。勋章值多少钱？能当嫁妆么？呸！裴雨松挨了橡胶园主一顿奚落，含辱忍痛离别故里和恋人，去异域中国谋职。那儿津贴高，攒上一大笔就可回国娶丹妮……

裴雨松此行即去青岛关务署当巡捕。一路上都在抚摸着丹妮的玉照，时而凝眸痴望，时而蹙眉愁思……

裴雨松心中圣洁的痴情岂容鲍氏之巫术来亵渎？他夸张地打了个大呵欠。交谈时打呵欠是失礼的，可这时似乎是最恰当的抗议。

就在这呵欠乍起的瞬间，鲍惠尔跳了右眼。他感到扫兴，难堪，还有晦气……

火车精神抖擞地长鸣着，开始爬坡。

这是津浦线第二次特别快车，车厢是刚从美国进口的世界第一流的蓝漆钢皮包装，防火防弹，防腐防潮，舒适安全。津浦沿线常遭土匪打冷枪掷石块，蓝钢车就最先跑这条线路，仅跑了十来个往返。

鲍惠尔现任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编。此行是采访山东黄河宫家坝堤口落成典礼活动。这项水利工程是美国红十字会拨款援建的，鲍惠尔除了为本国慈善家们唱赞歌，还想忙里偷闲采访

黄泛区灾民，听说那儿饿殍遍野饥民相食，也该唱点哀歌。

鲍惠尔凭窗眺去，月亮冷冷地悬在空中，草木在乍暖还寒的早春夜风中瑟瑟发抖，黑魑魑的山影仿佛龇牙咧齿的怪兽狰狞地扑来，又呼啸着掠过，令人毛骨悚然心惊胆战。车轮的铿锵声在夜色山谷中回荡，显得单调、瘆人。

鲍惠尔翻开旅行地图一看，此时火车已进入苏皖豫鲁四省交界处——微山湖东线。

这一带是大名鼎鼎的“土匪窝”。从北到南一长串的湖泊——南阳湖、独山湖、昭阳湖、微山湖——号称“南四湖”，南北相连，浩瀚壮观，且有大运河蜿蜒穿湖而过，上接黄河，下入长江。与大运河相伴曲折北上的则是津浦铁路，形成两条水陆交通大动脉。

南四湖东畔，是滕、峄、费、蒙山区，山麓巍峨，丘陵绵长，奇崮林立，怪崖纵横，著名的孟良崮、抱犊崮便离此不远。每年青纱帐起，土匪便凭借天然屏障和复杂地形大肆活动，抢船劫车，杀人越货，绑票勒索，夜聚昼匿，气焰嚣张。

据悉，这儿有杆土匪，杆首叫“老洋人”，自然是个假洋鬼子，居然把吴佩孚大帅都不放在眼里。他们胆大妄为，竟把传票贴到了吴帅的官邸，勒令他某月某日某时前乖乖交献军饷一百万，枪支五千，否则要吴帅狗头落地。别以为这是狂妄的叫嚣吓唬，不多日，“老洋人”勾结鲁豫皖境内多杆土匪直捣吴帅防区，连拔豫东十余县城。吴佩孚一贯崇尚武力万能，坚持穷兵黩武政策，而在他的肘腋下，土匪蜂起，纵横骚扰，他也束手无策。“老洋人”见吴帅丢城折兵仍不理传票，便使出了杀手锏——绑架洋人勒索。于是，掳走英美法意瑞（瑞典）五国教士、商人、游客二十余名，引起五国公使的强烈抗议，使得好武气盛、刚愎自用的吴佩孚丢尽了脸。

早先，吴佩孚对土匪不屑一顾，视为“老虎屁股上的跳蚤而

已”，没想到这次跳蚤咬到了老虎的痛处。由于“老洋人”掳去了真洋人居为奇货，五国公使抗议要挟日甚，吴佩孚不得不派自己的心腹靳云鹗为剿匪总司令，并且令靳只许剿不许抚，以免助长了土匪掳洋人勒赎的风气。偏偏靳云鹗不争气，连吃败仗，加上土匪限期撕洋票相挟，五国公使缠着他吹胡子瞪眼，这位刚刚击溃奉系军阀正弹冠相庆的吴大帅不得不暂咽一口恶气，改剿为抚，收编了“老洋人”。谁料到收编一批，又冒一茬，匪患不仅未灭，反愈演愈烈。抱犊崮一带就有数千土匪，占山为王，号称“山东建国自治军”。

这些匪情，鲍惠尔都是从山东《法报》上获悉的。鲍惠尔沉吟良久，唏嘘道：直奉军阀混战，土匪蜂起，黄泛区灾民饥寒交迫……嗜，真是一块古老多难的陌土！

突然，枪声大作，火车紧急刹车，紧接着传来机车脱轨颠覆的撞击声。顿时，哭喊声、吆喝声、枪声、爆炸声、砸门窗声混作一团。

有人撕心裂肝地尖叫：

“土匪来了！”

二、劫 车

5月6日2时51分——3时40分许

津浦铁路沙沟——临城间

震惊中外的临城火车大劫案，在人们的梦呓中降临了，它的羽翼是铅黑的，死神般的铅黑……

时间：1923年5月6日2时51分。

这时间绝对准确、权威。是此劫案洋票之一、意大利著名律师墨索提供的。墨索有一块罗马金表，误差值极小极小。枪声骤起的瞬间，他出于职业习惯，飞快地瞥了一眼金表。律师、法

官、侦探们似乎对时间概念都有一种病态的敏感……

地点：临城站南三里的沙沟山下。

颠覆的机车头正啃着标有“津浦线 607 公里”的路碑，奄奄一息地喘着粗气，好一副“虎落平川被犬欺、龙搁浅滩遭虾戏”的沮丧相。土匪或许知道蓝钢车厉害难阻截，干脆拆了一截铁轨，叫这“洋鬼子”蓝钢车尝尝“龙打滚”的滋味……

并非月黑风高杀人天。相反，月白风清，早春气息令人心旷神怡。罗马尼亚珠宝商波佩斯库先生夜不能寐，倚窗品茗，不时发出津津有味其乐无穷的咂嘴声，颇似一位谙熟茶道温雅迂腐的中国老儒士。的确，波佩斯库先生谙熟茶道，也舍得在茶道上花血本。他喝的中国特制西湖龙井茶，几乎比鸦片烟还贵，据说这茶采自西湖惟独一棵被封为“茶王”的千年古茶树上，清初至今一直封为贡品，偶尔出售，价格昂贵，此茶极棒，素有“片叶杯茶、满室弥香”之美誉。他捧的那把中国曼生壶，据说康熙皇帝南巡御用过，用一颗价值连城的蓝宝石才从一位老太监手上换来的。

子弹“咝咝”怪叫着窜过车顶，将波佩斯库先生从茗香氤氲、茶兴盎然的意境中拽回现实里，还没等他弄清怎么回事儿，两位头盘粗辫、手执短枪的大汉已踢门而入。

波佩斯库先生随手将曼生壶朝一土匪的头颅掷去。那土匪一个飞猿摘桃，接牢了曼生壶，竟连茶汤都没泼出来。另一土匪顺手一枪击碎了珠宝商的头颅。

手执曼生壶的土匪厉声呵斥道：“奶奶的，谁叫你乱撕洋票？再胡来，俺毙了你！”

“褚大哥，他……他在摸枪呀！”挨了呵斥的土匪委屈地嘟哝着，跨过珠宝商脑浆四溅的头颅，捡起一支蓝光熠熠的德式快枪，讨好地递给褚大哥。

〔褚大哥，名褚思崇，字明珍，年五十四岁，系山中老匪。

民国七年由湖南军阀张敬尧招安编为营长。张败，复落草为寇，为抱犊崮二寨主。豪爽粗犷，重义广交，性情刚烈，胆魄过人，使枪能百步穿杨，爬山能飞崖走壁，颇受土匪拥戴。〕

意大利著名律师墨索和他的私人秘书兼情妇柏瑞丽小姐正在做着鸳鸯梦。柏瑞丽小姐被突如其来的劫难吓懵了，光着身子偎进墨索怀里瑟瑟发抖。墨索却临危不惊，神情自若地瞥了瞥表，搂着快吓昏过去的柏瑞丽小姐边拍边哄：“哦，哦，亲爱的宝贝，别怕别怕！中国土匪没什么可怕的，除了要钱还是要钱，给他们不就得了……”

墨索想必打发一下土匪并不比打发一群叫花子破费得多。事实上中国的土匪大多都是由叫花子演变的，民不聊生，饥寒难当，便占山为王，拦路劫财，绑票勒索。墨索去年在四川峨眉山被一伙土匪劫持过，墨索慷慨解囊掏出一百块大洋，喜得土匪差点要磕头谢恩，后来用滑竿椅抬着他前呼后拥地转悠了不少险峻地方，细算起来，比雇脚伕、导游、保镖贵不了多少，而且，那份探险乐趣和猎奇风味不是随便就能品尝得到的！

墨索在罗马办有一家名气较大的报纸，很早就和意大利暴君墨索里尼沆瀣一气。墨索里尼早年就在墨索的报馆当新闻记者，写得一手泼辣精悍的政论杂谈，颇得墨索赏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墨索里尼跻身政界，纠集资产阶级右翼和反动军人，组织法西斯党。墨索的报纸几乎成了墨索里尼的喉舌、工具。1922年，墨索里尼发动“进军罗马”的军事政变，建立了法西斯独裁统治，成了意大利的大独裁者和法西斯党党魁。墨索的报纸发表了一点不同政见，墨索里尼撕破情面，下令封闭报馆，通缉墨索，墨索只好流亡中国。墨索现任上海鸦片烟公会法律总顾问，发了横财，因而财大气粗，挥金如土。当土匪破门而入、衣衫褴褛瘦骨嶙峋地站在面前时，墨索鄙夷而怜悯地睥睨一眼，嗤之以鼻，用生硬的中国话冷冷地问：

“先生们，要多少钱？”

“先生受惊了，烦你们跟俺们走一趟。”

“什么？你们……想绑架我们？不要钱？”墨索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瞪目结舌，“这、这是为什么？”

“要你们当人质，逼迫官军撤围，给俺们一条活路！”

“我抗议！我要控告！”墨索紧攥双拳吼叫。

“随你的便吧，先生！给你们一小会工夫，穿好衣服跟俺们走！”

说话的土匪瘦挑个子，白净脸蛋，颧骨凸得较高，双颊没有血色，眼睛却十分灵敏有神，没有胡须，辫子却乌黑发亮。外表看上去，挺像文弱书生，但一行动起来，他那柔软而敏捷的姿态，就会使人联想到一只驯服了的没有利爪的花豹。

[郭启才，年三十六岁，于前清光绪三十三年，曾投入苏州陆军第四十五标充当兵士，退伍后又入山东防营，挟枪逃为匪。民国七年，由张敬尧招抚编为连长。张败，遂投奔湖北军阀王占元，驻扎武穴。民国九年挟枪重操土匪生涯。其人性忠厚而具胆识，匪目中之佼佼者，精通兵法，计谋多端，故称为山中军师。]

美国陆军军官艾伦少校、平格少校知道寡不敌众，潇洒地缴了枪。两位少校拍拍空空如洗的衣袋，指指塞满汗腥氤氲的衣袜的背囊，哇哇比划着。他们是在申述，他们都是穷军官，积攒的一点津贴回一趟美国就花销光了，这头等卧铺车票钱，还是找驻扎上海的美国水兵兄弟借的，现只有一瓶白兰地酒，两罐午餐肉，三只汉堡面包，就靠这点东西支撑肚皮返回驻扎营地。他们说得可怜巴巴，末了还滑稽地冲着土匪们扮了几个鬼脸……

一名尖嘴猴腮、豁鼻烂眼的老土匪狞笑几声，用一支老藤手杖敲了敲两位少校的长筒皮靴，哑着鸡公嗓子喊道：“这皮靴也真他妈的够气派的，快脱下来，给俺弟兄们过过瘾吧！”

两位少校僵住了笑容，脸下不自然地抽搐着，面面相觑，倒

退着仿佛欲作垂死挣扎。

老土匪拄着老藤手杖狂笑起来。

两位少校在魔鬼般的狂笑中浑身痉挛着，意志防线马上就崩溃了，无可奈何地脱下长筒皮靴。靴内不断滚落下戒指、珠宝、手表、金笔、勋章、钱包……

〔老土匪叫柏老太爷，年六十六岁，匪中称为山祖。年龄最高，须发皆白，其鼻因幼年淫乱染梅毒烂去，故又名“缺鼻子”。亦系山中老匪，且其子曾当过驱袁护国军团长，功名显赫，故有“老太爷”之尊称。柏老太爷不使刀枪，练就一手“杖功”，要起那支老藤手杖来，疾如闪电旋风，猛若金戈铜戟，七八个棒汉子也拢不得身。〕

威瑞阿先生是墨西哥著名工业家，五十多岁，方脑袋，大眼睛，大鼻子，厚嘴唇，双下巴，短脖子，背脊异常宽阔，肚子像只酒桶，胳膊和身体离得老远，大手大脚，整个儿是一座山一般的肥肉，头秃得只剩几茎火红的发丝，皱纹开始在脸上肆无忌惮地纵横起来。威瑞阿先生在事业上很发达成功，但个人生活屡遭不幸，结发妻子早年病逝，第二个妻子死于车祸，第三个妻子席卷巨款和珠宝首饰跟情人私奔去了瑞典。现在与他作蜜月旅行的第四个妻子，是墨西哥城郊牧场主的女儿，名叫玛丽特，芳龄二十四岁，比威瑞阿先生的大女儿还小几岁。

威瑞阿先生与牧场主是老朋友。威瑞阿先生几乎每个周末都要驱车去牧场打猎消闲，打到野味就在牧场主家一烹，老朋友对酒当歌，饕餮一顿，其乐融融。不料，玛丽特狂热地爱上了威瑞阿先生。于是，田园诗般的生活陡地掀起了轩然大波，老朋友反目，玛丽特私奔，威瑞阿先生的婚姻史抹上了浪漫辉煌的一笔。

威瑞阿先生携新娘玛丽特饱览了埃及金字塔、印度泰姬陵、吴哥窟古刹、缅甸佛塔、中国万里长城和苏杭风光后，心里突然冒出梦魇般的疑团：“玛丽特真的爱我吗？她这么年轻漂亮怎么

会看得上我这半老头子呢？是不是贪图我的金钱、财产和地位？”这疑团折磨得他心绪不宁，游兴锐减，连作爱的欲望也淡薄下去。玛丽特黯然神伤，暗自饮泪，说不清在什么地方得罪了威瑞阿先生，也不清楚威瑞阿先生为什么突然情绪低落。

当土匪砸门时，威瑞阿先生不惊不慌，在心里喟叹：“人生的爱情游戏该收场了！”

两名土匪闯进来，凶神恶煞地用寒光闪闪的鬼头大刀直逼威瑞阿先生的胸膛，哇哇乱叫着，一股浓臭的酒气汗味扑鼻而来，令人作呕。

玛丽特斜冲上去护住威瑞阿先生，挺起柔嫩健美的胸脯，像一尊凛然不容侵犯的女神雕像。

威瑞阿先生愣了片刻，突然扳过新娘的身子，搂在怀里狂吻起来……

两名土匪尴尬极了，愣着神不知该怎么办好。良久，其中一名土匪愤愤地嘀咕道：“日他奶奶的，一朵鲜花插在牛屎堆上……”

〔两土匪系胞兄弟，名周天伦、周天松。天伦，年五十岁，嗜赌嗜酒如命，有钱则下山赌博喝酒，无钱则入伙打劫，其匪性不若他匪之坚，但刀功炉火纯青，抡起鬼头大刀如秋风扫落叶，神不知鬼不觉就砍落人头，人称“鬼抹头”。天松，年四十三岁，清时为匪，迄今十余年未尝罢手，亦未尝受抚当兵，其匪性顽固坚韧，心狠手辣，杀人如麻，稍不如意就将人砍死，嗜色成性，兽性大发时连幼女老嫗也糟塌，人称“小魔王”。〕

英国主教斯密司和美国著名魔术师亨利阴错阳差地相聚在同一车厢。双方寒暄后，方知冤家路窄！在上海滩、南京城、济南府，他俩有意无意间打过多台擂台。年逾花甲的斯密司主教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传播神学，虔诚地祝福中国苦难的芸芸众生都能沐浴天主的圣光，得到上帝的恩赐庇护。他伫立在教堂神坛上宣讲

《圣经》，常常舌敝唇焦精疲力尽，不仅连一只面包也赚不到口，还要花钱将《圣经》印成小册子免费散发。他图什么呢？可恨那美国嬉皮士，用“手绢变鸽”、“空中钓鱼”、“魔箱藏人”、“刀劈活妞”等雕虫小技哗众取宠骗取钱财，演出海报竟贴到斯密司主教讲学的教堂门外，勾得那些听《圣经》的老百姓心猿意马纷纷开溜，去看那跳梁小丑的邪术。纵然斯密司主教有中国菩萨那种“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笑口常笑世上可笑之人”的气度，也难免消除对亨利的厌恶和妒恨。

“你怎么老缠着我？”斯密司主教愠怒地质问亨利。

亨利挤眉弄眼耸耸肩，嬉皮笑脸摊摊手，说：“我敢打赌，这不是神的旨意，就是咱俩有缘分。”

斯密司主教在胸前黑色教袍上沉缓阴鸷地划着十字，嗫嚅道：“主啊，请饶恕这有罪的羔羊吧！”

土匪破门而入时，斯密司主教正襟危坐闭目祈祷，满脸的面临世界末日的恐惧和耶稣受难似的悲壮。魔术师亨利故作镇静地坐在卧铺上拔胡须。他暗忖，绝不能比斯密司主教表现得惊慌怯懦。其实，他俩都被吓坏了，亨利能窥见斯密司主教的栗色大髭在窸窸窣窣地颤抖，斯密司也能听见魔术师的噗咚噗咚的心跳……

土匪狂嚎着。

斯密司主教睁开死鱼般呆滞恐惧的白眼，结结巴巴地哀求：“我……我是……主教。”

土匪并不优待主教，因为他们并不认识耶稣。一名麻脸驼背的年轻土匪窜上前，猛地一把拽去了主教胸前的金十字架，如获至宝地放在口里咬了咬，似乎很老练地鉴定金子的成色。他咧开黄板牙笑了……

斯密司主教连忙在胸前划十字：“主啊，快拯救这有罪的羔羊吧！”

麻脸驼背土匪猛地搽了主教一把。主教踉踉跄跄地跌倒在车厢里，麻脸驼背土匪又用手枪柄敲打着主教：“快走！快走！不走，打死你这老混蛋！”

〔刘守廷，外号“馍馍刘”，因幼年家境贫困卖馍度日，故名。年三十五岁，麻脸驼背，猿臂鹤腿，爬山涉水迅如脱兔，钻洞登寨捷若飞猿，为人极刁滑、凶残。会占卜，匪中遇有疑难大事都由他一卜决之，人称“小诸葛”。会乔装打扮，屡次逢凶化吉，逃脱追剿，故又称“小泥鳅”。〕

亨利拔下一根胡须，当着土匪的面猛地一吹，竟变成了一根鸡毛。再拔，再吹，又是一根鸡毛……不一会，鸡毛飘了车厢一地。

土匪们看傻了眼，忘了抢劫，咧嘴傻笑。

亨利讨好地说：“我是魔术师，就别抓我了吧？”

土匪们起哄：“不行，把你这活宝带到山里去，给俺兄弟们多露几手解解闷！”

亨利苦笑着耸耸肩摊摊手，悄悄地去摸裤袋。

“不许动！”土匪用枪顶住亨利的胸，迅即将亨利裤袋里的东西掏了出来。

原来是支手枪！

亨利滑稽地扮了个鬼脸：“先生，别怕，这是魔术手枪。”

土匪将信将疑，勾了一下手枪扳机，果然没射出子弹，而是射出一股浓香的粉雾。突然，两名土匪摇摇晃晃地砰然倒下，酣睡起来。

这是一种奇特的防身手枪，射出的麻醉药雾，几秒钟内就能药倒人。

亨利趁机开溜，却和一名土匪撞了个满怀。“啪！”一副金丝眼镜摔在地上。

身后又窜上一名疤脸土匪，老雕擒兔般扑上前揪住亨利的

衣，左右开弓扇了两耳光。迅即拾起地上的金丝眼镜，看看后愤愤地说：“孙大哥，眼镜摔成两瓣了，宰了这洋鬼子才解恨咧！”

“别胡来！疤娃！”说罢，接过金丝眼镜将就着架在鼻梁上……

亨利后来才知道，他就是抱犊崮寨主、临城劫车案元凶孙美瑶。

三、定 计

孙美瑶，年二十五岁，穿灰长衫黑短袍，戴一顶油渍斑斑的旧礼帽，没有蓄长辫子，剃的那种在山里看来挺时髦而刺眼的小分头。一张瘦秀椭圆脸，白净如书生，鼻梁有棱有角，架着一副金丝眼镜，眼睛不算大，却炯炯有神，骨碌碌地转个不停，偶尔迸出狡黠和凶虐的光，能令人敬畏、颤栗。没有胡须，似乎连茸毛也很少，脸蛋光洁滑腻如小孩的嫩腴。整个看去，他还算是一位英俊潇洒的青年，给人的印象颇似乡村私塾先生或落第秀才，而绝对不相信 he 会是土匪。

他就是“杆头”。

山东俗称散匪为“码子”，股匪为“杆子”，“杆头”就是匪首、寨主。

孙美瑶不是天生的土匪坯，而是被官匪逼上梁山的。

他祖父曾任过峄县县令，虽是穷地方的七品芝麻官，但只要心狠手辣还是能搜刮得出民脂民膏的。从孙家的深院古宅和松柏茂密的祖茔足以窥出孙美瑶的祖父是位小贪官。到了孙美瑶的父亲手上，家道有些颓败衰落。孙父生性顽钝，科举屡落第，只得用钱捐了个监生，后染上鸦片烟瘾，家业便每况愈下。不过，瘦驴也比狗肥，孙家家底厚实，仍是峄县的殷实大户。

土匪过去一直不敢惹孙家。自打孙美瑶的祖父一命呜呼后，